

原住民文學創作概述

趙慶華

一、前言

回顧2017年，以土地、環境為主軸所衍伸的相關新聞，及其背後所潛藏的思維意旨，大抵足以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原住民在漢人強勢主導下的台灣社會生存之不易、處境之困難——雖然，就在2016年8月1日，亦即「原住民族日」，蔡英文總統為四百年來歷代政府的錯誤施政造成原住民的苦痛和不公平待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並承諾將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似乎為原、漢關係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然而，2017年2月14日原民會所公告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由於未將「私有地」納入，而引發原權團體對執政當局的高度質疑。紀錄片導演Mayaw Biho（馬躍·比吼）、音樂人Panai Kusui（巴奈）和藝文工作者那布，結合關心土地的各族群人士，以「沒有人是局外人」為訴求，創設「凱道小講堂」、「原轉小教室」，努力與社會各界對話。「原住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引發的爭議，連帶致使總統府於3月20日成立召開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未能獲得原住民族人的充分信任；而牽涉山林環境與生態維繫的亞泥花蓮新城山礦權獲准展延20年，以及海端鄉布農族獵人Tama Talum（王光祿）持槍獵殺保育類動物案對原住民生活慣習與狩獵傳

統的影響等事件，均在在衝擊了原住民族與政府之間平等對話、和解共生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社會脈絡和時空環境下，2017年的原住民文學創作，或許也在若干程度上形構了與時代氛圍相應而生的作品？

二、綜觀

隨著越來越多人熱衷於透過社群網站獲取資訊，作家也漸漸善於利用諸如「臉書」（facebook）等媒體，發布即時訊息、生活動態，甚至是分享日常瑣事或閒話家常，從而打破神秘感，以親民的形象與讀者互動，交換文學意見。然而，儘管許多作家十分跟得上時代趨勢、活躍在「雲端」，不過整體而言，原住民文學創作的總產量並不算高，正式出版的文本只有巴代的長篇小說《浪濤》（新北：印刻）；除此之外，還有哪些特別具指標意義的文學活動及相關成果呢？

（一）巴代新作《浪濤》獲選為Openbook好書獎

年近半百才踏入文壇的巴代，出身於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2007年開始寫小說，在原住民作家群中還無法以「資深」稱之；但他以嚴謹的紀律與踏實的執行力，勉力維持一年出版一本著作、且還都是長篇的穩定創作紀錄，卻少有人能及。出道至今，已獲獎無數。其小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以歷史事件為核心，躊躇迂迴於虛實之間，顛覆、翻轉

既有的（殖民）統治者史觀，透過文學之筆讓原住民成為發聲主體，奪回族群敘事的自我詮釋權。《浪濤》基本上可以說是2015年《暗礁》的續集——1871年，宮古島人至首里王府上繳年貢，船隊於歸途碰到颱風，其中一船下落不明，另一艘漂流至台灣東南部的八瑤灣，66人上岸後被高士佛社、牡丹社和竹社三社部落聯盟視為入侵者，54人遭滅首，僅12人生還歸國，此即被巴代寫為《暗礁》的「八瑤灣事件」。這樁事件導致日本政府後來出兵攻打台灣恆春的原住民部落，引發清朝政府與日本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交鋒——牡丹社事件，而《浪濤》說的，就是這個故事。

在寫小說之前，巴代的身分是職業軍人，或許由於這個背景，他的作品除了希望賦予歷史事件以嶄新的觀點和視角，同時擅於描寫征戰的場面調度和作戰雙方鬥智與策略運用的心理機制。在歷史小說逐漸蔚為風潮的2017年，《浪濤》獲得Openbook選入2017年度好書，評審詹宏志的推薦語是這麼寫的：「巴代運用札實的研究，重現了這個事件各方人馬的群像。這是個彩色寬銀幕的大場景，出場的人物有恆春下十八社風貌各異的族長們、穿梭台日的原住民通美國人李仙得、日本薩摩藩出身的野心軍人，以及幕末沒了舞台的失意武士。作者努力去描寫這些在歷史彼此夢想不同、利益互相衝突的各方人馬，給予每個角色等量的尊重與同情，使故事有血有肉地立體起來，呈現出一幅國際交織、波濤激盪的巨圖（而這也正是現代台灣的起源）。」

（二）夏曼·藍波安《大海浮夢》日譯本出版，獲頒吳三連文學獎

來自「人之島」——蘭嶼的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堪稱有個「雙喜臨門」的2017，首先是2014年首部正規長篇自傳小說《大海浮夢》日譯本出版，這已是他的第五本日譯書；其次則是獲頒第40屆吳三連文學獎。

《大海浮夢》全書分為4個章節，由日本學者下村作次郎翻譯，在〈浮現海面的海洋文學——譯夏曼·藍波安長篇小說《大海浮夢》〉一文中，下村作次郎提及夏曼·藍波安在日本為何及如何受到矚目的原因，並對其生命歷程和文學特色進行極為詳盡的介紹與闡述。此外，他同時指出夏曼·藍波安的人生大抵可以切分為自1973年前往台東讀書，到1989年結束放浪之旅、回到蘭嶼的1989年之「失落的十六年」和以現代知識分子的姿態，實踐「活在大海的夢想」之「尋覓島嶼符碼」兩大不同階段。而夏曼·藍波安的文學究竟有何獨特之處？下村作次郎認為夏曼·藍波安據其生態觀和信仰體系，「將魚類與人類視為生命共同體」，以抗衡近代文明的一元性及暴力性，正是他作品中最大的魅力所在。

這個觀點，恰與吳三連獎評審委員不謀而合——根據該獎「評定書」所述，認為夏曼·藍波安從小島蘭嶼、大島台灣，其後再回到蘭嶼，成為一個真正達悟人的的過程，猶如「蒙塵、清洗、再造」三部曲，造就其得以重構「達悟傳統」的生命書寫。因而其作品乃是立足於達悟族獨有的世界觀和神話，傾聽海洋的聲音、捍衛內心的信念，「在方興未艾的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奠定

了一塊堅實的礎石，也揭開了海洋文學的視野與深度。」

**(三) 簡李永松（多馬斯）獲獎補助作品：
〈獵場之歌〉、〈角板山百年事件簿〉**

任教於桃園縣大興高中國文科的泰雅族作家簡李永松（多馬斯），名字經常出現在各大文學獎得獎名單上，可說是文學獎的常勝軍。2017年，先是以〈獵場之歌〉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接著又以〈角板山百年事件簿〉得到國藝會「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預計將在兩年內完成15萬字以上的全新創作。

顧名思義，〈獵場之歌〉的主題必定與原住民狩獵文化有關，小說以獵人瓦歷斯和巴杜為主角，他們在本屬於原住民傳統領域、如今卻已劃入「國家公園」的森林中打獵，在黑暗的微光中，深夜的國家公園發生了一連串荒誕不羈的故事。透過兩位小人物的眼光，引導我們洞察當代國家法律對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碾壓，而社會也對其傳統文化缺乏理解和尊重。原住民對土地抱有高度依存感，當獵人失去「獵場」，是否還能高聲驕傲地唱出自我肯定的認同之歌？事實上，這個故事正呼應了上文中提到的獵人Tama Talum（王光祿）因狩獵而被判刑的事件，現實世界中的荒謬命題被安置於文學作品，映照作家對時代的反省和潛藏於文本中的「異議」之聲。

至於尚未完成的〈角板山百年事件簿〉則是以故事主角瓦旦為敘事者，回溯發生於百年前的角板山歷史事件，並藉與泰雅先知Losing Watan（樂信·瓦旦）的相遇，描述泰雅獵人的真實性格。

(四) kavaluwan——106年第8屆台灣原住民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

除了作家與作品，不可忽略的還有例如「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暨文學營與文學論壇」系列活動。這項對原住民創作者乃至有興趣的讀者來說均十分重要的文學活動，歷來皆由山海文化雜誌社籌劃，至今已堂堂經邁入第8屆。kavaluwan在排灣族語指的是「百合花」，據此意象，主辦單位以感性的語調發想文案——「擁抱一份源自亙古的美麗約定，邀請一起詠嘆生命與土地之歌！」鼓勵原住民創作者踴躍投稿，由此鍊結文學書寫與身分、土地認同。

「原住民族文學獎」分為小說、散文、新詩、報導文學等不同文類獎項，得獎作品集結為《Kavaluwan——106年第8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出版。2017年的得獎者不乏老將如根阿盛、悠蘭·多又、拉娃谷幸、潘鎮宇等人，亦有新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家瓦歷斯·諾幹和利格拉樂·阿媽的女兒麗度兒·瓦歷斯也承接父母的衣鉢，展開文學創作。四個獎項中，報導文學前兩名從缺，這個結果很值得持續觀察——當台灣文壇颯起「非虛構寫作」的旋風，而原住民社群中又有那麼多值得挖掘探討的課題，包括土地、環境、社會、文化……，從報導文學的角度切入，抽絲剝繭釐清事實、點出問題癥結所在，難道不是有利的社會改革策略？「得獎者從缺」反映了什麼現象？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除了文學獎，主辦單位亦每年規劃文學營隊，以具有原住民身分者為優先，邀請原住民文學作家，為有志於走向文學書寫的學員們指點迷津、面授機宜。此外，本屆論

壇以「廓清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主軸，安排的議題包括「移動記事——都市原住民漂泊的生命之歌」、「原住民文學的研究與觀察」、「本土的全球化：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國際展望」、「摩登生活中的小傳統——微物、記憶與寫作」、「原味市集——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寫作／出版新方向？」、「藝術與社會參與」、「圖像與文字的創作——來自祖靈血液的力與美」等，以豐富多元且貼近社會脈動的設計，或能將民族文學內聚的能動性推升到一定高度。

三、小結

以上，是以較為宏觀綜覽的方式，將2017年的原住民文學創作進行重點式的盤整；當然，實際上發生的文學活動、生產的文學成果，必然比文中所述多得多。倘若我們還記得原住民文學自發軔之初便是族群運動的一環，肩負著為族群喉舌的使命；那麼，不妨從本文所勾勒的概括式文學圖景尋思：一路行來，如今的台灣原住民族文學，開展了一幅怎樣的風景？